

塞壬歌声



塞壬

粗糙的时代

有一次和诗人庞培走在田埂上，遇见一块玉米地。庞培蹲下来，我也蹲下，我们一起看那块田里的玉米秆。玉米已经摘下，晒在场子里，剩下干干的梗，连同袍衣、叶片，浅土黄色的，根根立在蓝天下；风吹过，玉米秆不规则摇动，发出如同硬纸皮相互摩擦的轻微而干涩的嗞嗞声。我说，风吹枯荷叶，也是这样的声音。庞培说不对，荷叶干枯了，风过处，往一边倾斜，树叶相互撞击，声音“咳咳”，更响，也更坚硬。

傍晚，在诗人严力的田庄，我叹息青草的芳香。庞培说这说法太泛，夜露下降时的草香与清晨布满朝露的香，是不一样的。怎么个不一样，我没问，想自己去感觉。庞培和我说起，在婺源农家住着时，早晨，一切慢慢苏醒——鸡鸣叫，狗吠，妇人的唠叨，丈夫的咳嗽，小儿啼哭，做早饭舀水，刷牙，碗筷撞击的声响；还有光线，光从窗户进来，在木门板、墙壁投下的暗影，屋里一切从模糊到清晰，从灰白到透明；还有味道，熟睡的妇人的气息、稀饭溢出的香，烧稻草的干灰味，烟味，风带来树叶的香味，房间里潮湿的霉味……

我这才发现自己的感觉有多么粗糙。我们经常对所处的世界懵懵懂懂，所知甚少。首先是感觉的粗糙，其次是不能准确地表达。有一年我在泰山，爬累了，在树木的阴翳中休息，那时节，阳光忽闪忽灭，当时就想到了“翕合”这个词；水流声从深谷下穿过层层树木的绿意传来，用了“潺湲”形容之，最为合适，不但在音节上模拟水声，且如此形似、意似。这便是汉字的光泽。所谓“辞达”，即是说，能将纤细的感觉以恰当的词语表达出来，这便是好文章好说法了。可惜我们现在，很鄙视这样纤细的感觉。细碎的、暗弱的、缓慢的、不稳定的感觉，都是为充满速度的、平面的、整齐的、充满信息的时代所摒弃的，被认为太保守、太古典。没有人再有耐心细细去感受周遭世界和自己的内心。因为自己感觉粗糙，便生出理论来蔑视敏感。于是那些审美的、情趣的、富有意味的表达，一律被以蔑视的口吻说是“小资”，就连同鲁迅也曾被文风硬朗的年青骂为小资，敏感的郁达夫更不用说了。至于屈原的香草美草，哭哭啼啼，自然更为时代人不屑。那种安德烈公爵在森林里细密的体会，那种《罪与罚》中的心灵挣扎，又有谁会耐着性子去阅读，去体会？

我们已经习惯于粗糙的思维。口语写作、网络惯用语、翻译术语，将汉语的优美压挤到了可怜的角落。以决断的定义来取代丰富的意象；以堆砌的术语来掩饰思想的贫瘠；以信息的丰富来取代感觉的麻木，因为我们似乎已经认定，这个时代不需要本能的感觉、内心的体验、真切交流，不需要在阳光下晒太阳的日子，这个时代需要的是速度、信息、运作。

塞壬：专栏作家。散文、随笔散见于《十月》《书城》等刊物。著有：《孔子：公元551年》。

开门见山



叶开

汤唯为什么这么红

在西方，“脱衣舞”既是一个现实的表演，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批评概念。

“脱衣舞”的概念，用来比喻文学作品的诱惑性挑逗，具有非常鲜明的形象。现代社会中，这样一个隐喻变成了现实。很显然，用“脱衣舞”这个概念来分析影视作品，最合适不过了。

李安导演、汤唯主演、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的《色，戒》，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文化事件。一部艺术作品，无论是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连续剧、绘画、音乐、建筑还是雕塑，一旦脱离了其相对狭窄的艺术门类而扩散成了一个文化事件，那么这部作品就具有了深刻的暗示和广泛的影响力。过去或许不是这样，当下，这却是几乎所有艺术家都渴望达到的艺术创作顶峰状态：可遇不可求。

《色，戒》的床戏招致了喋喋不休的关注，网上网下，报纸、电视诸种媒体的大面积讨论，目光都落在床上。一

连城诀



连城

小树慢慢长大

蔡明亮导演拍过一部纪录片，叫做《小树慢慢长大》，我借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。蔡先生在自己的工作室外也种了一棵小树，看着它慢慢长大。这个行为很酷，可惜我学不来，我没有自己的土地。

据说种树会上瘾，因此有人会一棵接一棵一直种到死掉那天。这个说法不知相信的人有多少，因为我们看到的行为多是上瘾的砍树，一棵接一棵砍，尤其是珍贵的树种，一直砍到自己死掉那天。

珍惜植物的生命，甚至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定义为仁慈：一个农人在田地里的为他的牲畜收割牧草是应当的，而若他在回家的途中，故意践踏路边的一株野

艺度空间



张洁

不一样的沙漠

我们这代女生多少有点“三毛情结”，幻想到处流浪，全身上下穿着从非洲、拉丁美洲买来的民族服饰。而要不要或者能不能遇上荷西，则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。于我来说，我宁愿认识《倾城》里面那个老外同学，就是后来成了外交官，在《万水千山走遍》第一篇散文里面尽地地主之谊款待三毛和米夏的那个人。

我这个人比较势利，没有钱没关系，学养至少是必需的。根据“食物链”，学养导

法学博士甚至要把国家电影局和电影院告上法庭。

其实，床戏并非《色，戒》的专利，这不需要举例，自新时期以来，大陆电影从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沈丹萍最简单的湿衣展示身材招致卫道士的猛烈批评开始，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巩俐的大尺度表演，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更多更大胆的画面，已经使观众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。对于很多女演员来说，脱与不脱，已经不是一个问題。她们需要考虑的仅仅是脱掉之后如何使自己获得的利益最大化。这股脱风，已经从电影蔓延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文学上的身体写作、下半身写作，进而烧到了网络，由木子美的性爱日记引发，最后更多大胆的渴望一夜成名的女网友潇洒一脱，形成了从流氓燕到竹影青瞳的一个网络脱星的链条。

近年来最成功的一脱，无疑是汤唯。

李安的国际影响和《色，戒》摄前播后一连串节奏漂亮的新闻炒作，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大众的眼球。那些曾看过三级片乃至A片的中青年男女什么没有看过？他们为何对梁朝伟和汤唯的床戏如此入迷？据说最近在深圳的时髦青年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：你去香港看《色，戒》了没有？为什么要去香港看呢？这就是法学博士状告的原因：根据内地的规定，

花，那就是残忍。不知有谁会听信史怀哲的劝说，善待卑微的植物。可是植物（尤其是树的）某种特性，恰恰是最有价值的，能成为人类的教师，那就是它的“慢慢长大”，这里面包含了成长和耐性，它们是树的天性。而人类当中，只有极优秀的那一群人，才会在后天意识到并且养成“成长”与“耐性”。

马克·吐温有次被问到“什么是人最重要的信条？”他说：毫无疑问，是成长。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改变自己，一直到生命的结束。马克·吐温年轻时是个沙文主义者，自大狂。我们年轻时很像他。众所周知，马克·吐温后来“成长”为一个信奉种族、人类平等的人，一个以幽默和讥笑抵挡所有残忍与短见的人；同样进入了中年，我们倒是没有一点像他了。

成长，能让一个人挣脱丑陋的茧。可惜的是，我们并不是植物，一生下来就开始成长，永不停息，直到死亡。我们可以在很年轻时停止成长，把生命剩下的所有时间用来美化那层丑陋的茧。

树木最好地诠释了“成长”的内涵，一是把“成长”

致的常常就是主流生活方式。跟着大胡子荷西，整天呆在浩大的沙漠里汗流浹背，没水洗澡，臭不可闻，不如蜗居在都市森林里，干干净净地享受现代文明——听音乐、看书，闲来发点小愁。

三毛出过唱片《回声》。“前世的乡愁，铺展在眼前，一匹黄沙万丈的布，当我当我，被这天地玄黄牢牢困住。呼啸长空的风，卷去了不回路，大地就这么交出了她的秘密。那时，沙漠便不再只是沙漠，沙漠化为一口水井，井里面，一双水的眼睛，荡出一抹微笑。”我迷信沙漠的水井，再大再小的沙漠，肯定会有水井。城市并不是绿洲，住久了人心自会干涸，而沙漠里的那口水井，仿若水妖，探出一双眼睛勾魂摄魄。

去年、今年，我两次去了沙漠。不是想象里那种走到死、热到脱水，周围没有人，

李安不得不删掉了七分钟的床戏（有人说是十二分钟）。也就是说，内地观众花了同样乃至更昂贵的价钱，品尝到的却是残羹剩饭。消费者有知情权，你不得不承认法学博士告得有理。

汤唯脱衣的成功之处，颇可玩味。电影之外，汤唯以清纯女性形象示人，身上的丝缕包裹得相对其他女演员来说要严实那么一点。她的脸也算是清纯的，不是那种风尘的模样。这一脱一裹的反差，引起的心理落差，引起的某种期待感非常强烈。A片就没有这种期待感。A片里的男女仅仅只是肉体，他们仿佛是虚构的而不是真人。他们的脸是空缺的，剩下的只是身体和器官。汤唯却有五官，她迷人的纯情脸蛋，频频在各大媒体曝光，她曾脱得一丝不挂的身体，在公众场合欲遮还羞，曲线玲珑。那些急于窥破真相的观众，于是纷纷涌入电影院。电影艺术如何，表达了什么思想，这些都是附加的，人们最隐秘的心理乃是窥破真相：这个真相就是，电影即公开的闺房。那些本来私密的帷幕，在电影摄影机的镜头前，暴露无遗。

这种脱衣前的遮掩和拖延，构成了脱衣舞娘和观众的双重激情。电影，就是窥视与反窥视的游戏。

叶开：编辑、小说家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口干舌燥》《我的八叔传》等作品。

视为生命的最本质的特征，自我否认、自我怀疑、自我更新能使“成长”过程进行到生命体的最后一刻。

第二点，恐怕失传得略为久远：成长只能是缓慢的。一棵小树只能慢慢长大，搞拔苗助长行不通，所以，缓慢在植物那里，还是成长的基本准则。而焦躁的人并不会死，所以，缓慢就在人类社会成为稀缺元素，你可以碰到从来不会写作的文学家和从来不诚实的评论家，从来不做一件小事的救世者与从来不在书房的大学教授，从来不接受新知的批评家与只相信骗术的投机者……一天之内，你可以碰见上百位这样飞快地哼着奔跑的人，好像要带领我们到幸福彼岸，其实，他们只不过是盘旋在一颗脑袋顶上的蚊群而已；让人心酸的是，他们盘旋着的下方，似乎并没有一颗脑袋。

像蔡明亮一样种一棵树吧，至少，也得经常看一棵树，看看它们怎么慢慢长大的，开始像马克·吐温一样慢慢成长，不要停下来。

连岳：著名专栏作家，专栏散见于《南方周末》《南方都市报》等媒体。

难得看见的景物就是牛羊甚至人的枯干白骨，不是那种沙漠。如今沙漠都成了公园，大铁门外面是宽阔的柏油大道，里面则是漫漫黄沙。骆驼，有的有的，付钱就好；没有鞋套，没关系，会有人为你准备好，只要你付钱就行。像任何一个公园一样，沙漠公园安全第一，舒适第一，赏心悦目第一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游乐项目，滑沙、卡丁车、滑翔伞，沙漠里欢声笑语，惊悚连连。腾格里沙漠很大，爬到沙坡高处，沙漠的后面还是沙漠，公园仅仅是沙漠的小边缘。

两年，两次，我坐在沙漠游乐场的凉棚吃西瓜。西瓜汁液饱满，很甜。后来就下雨了，腾格里沙漠两年来，唯一一场雨。胡杨树还没来得及滋润，雨又停了。

张艺：女，著名电台DJ，主持的《夜动听》《都市夜归人》等栏目，深受听众喜爱。

江郎才劲



徐江

刘心武老师的再发功

刘心武老师近日再登“百家讲坛”，开始“揭秘”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，以及所谓“红楼小宇宙”的“隐秘”。据说新作《刘心武揭秘〈红楼梦〉4》也已首印，高达30万册，照此势头，再掀第二波“红学”热浪似乎指日可待。自然，比以往更大的争议声也就接踵而来。

有媒体做过统计，说刘心武揭秘红楼系列的前三本书，曾卖了百万册。对此我不太信——统计者显然在统计时忽略了那些在高书价前止步，却又抑制不住好奇心去买廉价盗版版本的那一部分读者。按照常识，一本书一旦出现盗版，其“真实受众”保守地说至少要在原版基础上翻三倍。所以翻过“刘老师”前三本红楼揭秘的人，怎么也得有个三四百万（还别忘了，许多书虽是个人购买，进入人的却是家庭，即便盗版书，其流通的规律也依然如此）。当然，这多出的数百万读者，正版书是绝难争取过去的。因为现行书价过于考虑发行商和书铺利益分成，已变成出版方和发行渠道对读者的联手掠夺，是这种“敌我关系”把人们推向了盗版。出版界元老说市场不好，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“作”的！

回过头来说传统红学界强加给刘心武老师的罪名。最严重的一条似乎就是控诉其研究的“市场化”、“地摊化”，言下之意是说“刘氏红学”不严肃，是趋利前提下下的伪学术。但越貌似

尘埃落定



洁尘

香肠与樱花

从市场买回刚灌好的香肠，吩咐我家保姆阿莲挂起来，待风干后就可以吃了。阿莲搬凳子不成，又搬了梯子，但怎么都弄不到厨房阳台顶上的那根铁杆子上去。她喊我去挂，说我比她高。我登上梯子，慢慢稳定好重心徐徐四顾——哦，我的天！楼下绿地是那么的渺小，阳台栏杆是那么的遥远——我一下子蹲在梯子横板上，歇了好气才能挪动腿脚将梯子下了。

阿莲说，那我就拿到楼上花园找个地方挂起来哦。

真好，又是艳阳天。这在成都秋冬季节就是一种幸福。我待恐高症缓过劲后就跑到楼上花园里去晒太阳。刚在椅子上坐定，抬头一看——呀，我们家那棵堪称风雅标志性植物的樱花树上，被阿莲挂上了一串串香肠。

这棵樱花树，我曾经在文章里写过，那是女友来成都小住两天时，我们一起去整理她的文稿，“这是2004年春天成都的夜晚，细雨霏霏，屋顶花园里橘黄的灯光也是湿漉漉的，把我最喜欢的一棵樱花裁剪出一种很有味道的形状；我们透过玻璃看它一眼，又看它一眼，忍不住再看它几眼，忙中偷闲。”女友走的时候，掐了朵樱花搁在我留的字条上。多唯美多

义正辞严的罪名，往往越经不住推敲。我记得最早看到刘老师的《秦可卿之死》还是在1990年代前期的《新华文摘》上，那个年代书商里有不少还没受过完整的九年制义务教育，刘心武就是想市场化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能认可他的学说。所以“刘氏红学”如欲流行，还就必须选择眼前这个时代：读者受文化教育层次相对有了提高，无衣食之忧的小资人群已经成为众多城市生活里固定的阶层，电视和网络等非平面类传媒影响力无限扩大……可这些，以刘的知识结构和睿智程度，又不可能是他在十几年前就能预见的。

所以，趋利学术的罪名恐难成立，倒是当初提升“百家讲坛”收视率、让红学成为出版界时尚这两大业绩有目共睹。刘老师真正的问题，不在他把红楼研究推向市场，而在走火入魔。本来一个秦可卿，东猜西猜也就罢了，现在又抛出“黛玉葬花是行为艺术”、“贾母是玩政治的高手”，还根据清人富察明义（注意：既不是曹雪芹，也不是高鹗，只是曹的一个“疑似亲友”）的《红楼梦》诗，就声称宝黛“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”，这就非常荒诞了。且不说曹、高的原作与续作没有与后一种说法有关的记载，单是在对作品人物分析时，错用对真实人物的分析方法，已然犯了学术与评论的大忌。

考虑到刘老师历来是资深作家中学养比较丰厚的一位，这次如果不是被曹雪芹老师迷昏了头，那么先前外界对他进行非议的不实之词，这回倒是真被他自己的“再次发功”给坐实了，而且还应了曹雪芹原话：“真作假时假亦真”。

徐江：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等多种。

有仪式感啊。

看着那些胖鼓鼓的香肠，不禁大笑。我对阿莲说，你最好还是取下来另外找个地方挂，要不先生下班回来看到不太好。我也觉得不太好。

阿莲问，为什么？这里多合适啊。

可这是一棵樱花树啊。樱花树怎么啦？

迷惑归迷惑，阿莲还是去取了下来，吊到厨房阳台的栏杆上了。

说来其实也没什么，不就是一棵树吗？还是一棵落了叶子只剩枝丫的树，无花可赏，挂挂香肠正是物尽其用。但，真的就是觉得不合适，毕竟是两不相宜的东西。

记得以前看过一则轶闻，说是抗战时期的昆明，有人开了一家牛肉馆子，取名“潇湘馆”，当时西南联大的吴宓教授闻听此事，怒火中烧，冲到人家开张大吉的馆子那里，用手杖把招牌给戳了下来，替林黛玉出了一口恶气。

的确很可笑。文人嘛，有时就是怪怪乍乍的；但，牛肉与黛玉并置，的确两不相宜，能不搁在一起会更好些。

樱花和香肠也可以不搁在一起的。

当然，两不相宜的说法在这些事上面都是鸡毛蒜皮。我觉得《徒然草》里的三个忠告倒是大事。这三桩事是这样的：“大抵难看难听的事有这几种：老人混在青年中间，妄说趣话；卑贱人说世间权贵和自己如何要好；穷人好酒宴，铺张宴客。”这些是维护体面的人生智慧，应该牢记。

洁尘：女，作家。专栏文章散见于全国数十家报刊。出版散文集、长篇小说十余部。